

夜色中的雪湖

李春林

一天傍晚,再次经过南岳路雪湖段时,发现这儿的路桥居然可以自由地行走了。索性将车停好,漫步走进正在建设中的雪湖公园。

虽然园区正在建设中,但此时晚霞的余韵还没完全散去,晚风习习,夜色微澜,那些静默空寂的步行栈道,已具备了让人倍感欣喜的静美,沿着这条路,目光所至,有归于平淡生活的最初形态。低微惆怅的回环小路,在新栽树木的影子下略显羞涩,不难想象那种蜿蜒曲折的语言,透露着时间飞逝的记忆,也预示着不久将来游人悠然自得的惬意与浪漫。时不时冒个泡灯光,越过静静纠结的水面,朦胧之中,一幅没睡醒的水墨丹青自然而然铺呈在脑海。

湖水幽蓝,步道悠悠,多少年来,如梦如幻的影子,仍然停留在诗词歌赋的册页里。漫步夜色中的雪湖公园,不能不想到这些天赐的精致,不能不流连忘返于其中。时间就像一面镜子,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生活的要义都在其中找到依然傲慢的厚重仪式,也可以推测出将来如梦的诗与远方。不远处,静卧水流之上的小桥,像镜中摇曳的丝带,那些雕刻静美古色古香的造型,就像时间空白处静静纠结的微小花语。

自古以来,雪湖就有着许多与生活有关的祥瑞故事。汉时王充《论衡·卷十九·验符篇》有“庐江皖侯国(今潜山)际有湖”的故事,记载云:“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……皖民小男曰陈爵、陈挺,年皆十岁以上,相与钓于湖涯……见湖涯有酒樽,色正黄,没水中。爵以为铜也,涉水取之,滑重不能举……”“樽顿衍更为盟盘,动行入深渊中,复不见……”十来岁的小孩在湖里发现一个酒樽,继而发现十多斤黄金,可见雪湖在久远的年代就曾引起人们的关注,并以水中有黄金来预示此处是瑞应之所。后来,宋代的《太平广记》以“庐江皖湖出金”为题也记录了此事,不知道是否与雪湖有关联,当然我也无法考证“皖湖”是不是就是“雪湖”,如“皖湖”即“雪湖”,那将又会为雪湖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不管历史的记录如何,阳光照耀下,雪湖那映在碧波上的闪烁如碎金的片片涟漪,不就印证了人们生活之余的无限想象吗?那些被微风吹向远方的金色,集中起来,不就是融入水中的金色祥瑞吗?历史离不开生活,生活氤氲着历史的诗意,今天的雪湖公园,有着历史的厚重情义,也包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。向往美好是人类最高的共性,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,水依地势而聚,人依水域而居,天人合一的理念将人类完美地融入茫茫的水云之间。

雪湖有藕,九孔十三丝,自明朝起便为“贡藕”。民间流传,朱元璋来到舒州,当一女子献上雪湖藕时,朱元璋见女子宛若出水芙蓉,又见湖藕细嫩光润,洁白如玉,宛如西子手臂,不禁脱口吟一上对:“一弯西子臂。”吟罢,想续对下联,岂知身边文武无人应答,抬起龙眼,只见女子笑意盈盈,于是赐她应对。女子不慌不忙,轻启芳唇答道:“七窍比千心。”朱元璋一高兴,便将潜山雪湖的藕列为贡品,故称“雪湖贡藕”。当然,也有人说这是朱元璋与刘伯温君臣之间的对句,但无论怎样,“雪湖贡藕”已是历史事实。人们再次关注这段美丽佳话,也是在关注着云蒸霞蔚的情思,更是在不断追寻着生活的诗意语言。



残月照秋凉 北客 摄

“塔影空悬云半霄,酒帘斜挂树横铺。”(金梦先《隔池烟树》)“藕花风晚起城南,舟泛湖心水色蓝。”(聂魁《南湖秋泛》“山城三面近,烟水一湖多。”(汪居敬《南湖泛舟》)吟诵着前人有关雪湖的诗句,夜色酣然而至,越过夜风的密码,水一样的诗行翩翩起舞,大自然流动的诗情画意静美悠然,人世间演绎的爱恨情愁也暗自留香。我想,雪湖公园建成后,必然会给当代的文人雅士们提供一处能施展琴棋书画的别致场所,给那些花前月下的幽幽之情一个理想的呢喃月影。不远处的高楼,灯火逐渐点亮,人们一天的劳累奔波即将结束,温馨的家庭生活又一次开启,其实雪湖所描摹的自然景致,正是小城人生活形态和心态的真实写照。

古时雪湖有“南湖”“雪湖”和“学湖”三湖之说,地理上,历来三湖相通。旧时南湖有著名景点“天宁寨”和“天宁寺”,这是当时舒州城内唯一的一座小高地。宋代王安石任舒州通判的三年间,勤奋好学,勤政为民,深夜仍然挑灯读书,那餐夜碎雾中闪烁的灯光,化为缕缕清辉吐出窗口,让人误以为是深夜的月色,因而此处被誉为“舒台夜月”,后成为舒州的十大景点之一。天宁寨近临南湖,遥对乡村田野,置身寨上,空气清新幽静,举目眺望,顿觉视野开阔,更远处,那雄壮、挺拔天柱群峰仿佛即将破云而出,不由让人嗟叹造物主雄伟与精巧的妙笔。身处闹市而无喧嚣,环境幽清而不岑寂,“天宁寨”“天宁寺”和“舒台夜月”给予古今文人墨客多少浪漫的向往。史载,“天宁寺”前还有荷亭八景,名“文峰塔影”“隔池烟树”“碧荷白鹭”“断岸红桥”等等。夜色掩映,我依稀看到了昔日亭台楼阁的影子,我想不久的将来,这里也会成为人们舞文弄墨的最佳场所,到时人们可以沐浴着宋朝的朝阳,踏着明朝的脚步,迎着时代的春风,快地书写新时代的华章。

镰刀从未远去

甘武进

“兰草自然香,生于大道旁。要镰八九月,俱在束薪中。”在老屋墙壁上,我看到几把锈迹斑斑的镰刀,由铁锻和木棍组合而成。弯如新月的刀刃,镶嵌在木棍做成的手柄上。那是农村收割的农具,一般用来收割稻谷、小麦和油菜。我成长的过程中,从来都没离开它,哪怕在我离开家乡到异地谋生之后。

年幼时,家里十几亩地像一片原野,铺陈在我面前。因为体弱,母亲给我摊派些琐事,送茶水、西瓜之类。后来年岁稍长,我也下田了。农作物收获时节,我光着脚丫,拿着镰刀走在田埂上。那时,我感觉自己已是个“大人”了。那些年,我不知割了多少水稻、小麦和油菜,那整块整块丰盈而金黄的农作物,融入了我大把大把的汗水和喜悦。

“青蛙无颈,细伢无腰。”小伙伴们与我弯腰田间时,大人们都那么说,结果却因不熟练,锋利的镰刀好多次割破了手指,那鲜红的血像晚霞间的落日,一滴滴渗入田间,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渐渐地,我已稔熟了这种劳作,并且习惯于用那把锋利的镰刀。布谷声声,镰刀要打磨了。把它拿出来,在那块用了好多年的磨刀石上,父亲沾上水均匀地磨着,磨得刀片一端白而亮,在月光下散发出凉凉的光。

我家有五把镰刀,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,人手一把。我在老家劳作的那些年,用过扁担用过犁,但用得最多的还是镰刀。那时骄阳似火,田里上蒸下烫,汗水直淌,禾穗锋利的毛边把手臂划开一道道血痕,汗水流到手臂上,又痒又痛。割了半天,我在汗流浹背时直起腰来,锃亮的镰刀上湿漉漉的,沾满农作物或青翠或枯黄的茎叶。

农作物收割完后,镰刀搁起来了。心细的乡亲们会把镰刀用干净的袋子装起来,放在阁楼。这样的人家,一把镰刀能用上好几年。如果不小心弄丢镰刀,他们会唯心地想到来年的收成说不定会欠佳。为此,乡亲们会心痛、自责好些日子。

农作物收获时节,邻里间不轻易借镰刀,说是会借走收成和运气。这种唯心的生活逻辑,一般人很难理解,但在这些质朴和寻常的生活细节里,你也许能粗略地窥见农民兄弟心间那些平常而实在的东西。许多年后的一些深夜,我依然不自觉地以此来反省自己,镰刀上闪烁的质朴光芒,给了我许多感召和启示。

多年后我回眸乡村,总会想起那个拿着镰刀弯腰收割的少年。那种割到兴致时的“沙沙”声,宛如一支玄妙缥缈的乐曲,跳荡于镰刀上,隐隐约约回响至今天。那些在乡村收割的岁月,使我常常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里,面对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如意,淡定从容,一笑而过。我像乡亲们爱惜和打磨镰刀一样,爱惜和打磨自己,直到现在。

如今,稻子熟了,用上收割机了,人们再也没以前那么辛苦。当初那个手握镰刀的懵懂少年已变成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了。我凝视着墙上那把镰刀,没有叹息,多了欣慰:镰刀从未远去,依旧骨气刚毅,神采飞扬,那道狭长的锋刃雪亮,照亮斑驳的老宅,注视着腾飞的乡村……

